

民衆文庫

黑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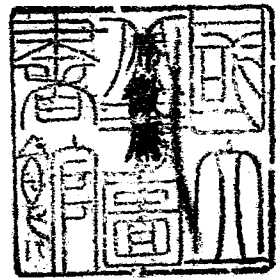
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印行

黑寶

了考

這個黑寶，並非甚麼價值連城的東西，乃是鹽兵唐忠寶的外號。因為他從十七歲就當兵，到今年三十五歲了，整整抗了十八年槍桿子，在他這個部隊上，沒有一個人比他資格更老，可以說是隊上的一寶，恰巧他的名字又有一個寶字；再加上他一付大黑臉，和那又濃又粗的眉毛，於是拼湊了這麼一個外號。在他部隊上，倒是這外號比他的本名還要響些。

他最初當兵，是在標傳芳部下，幾年功夫，混得了一個班長，平時有喫有喝，說不盡的舒服自在；趕到打仗，更是得意的時候，果甚麼，有甚麼，搶呀奪的，弄個百八十塊，真不算一回事，於是



手抽煙，喝酒，賭錢，無論甚麼都來一手，因此，弄來的錢，左手來右手便盡，從沒有富過三天富翁。所以後來孫傳芳倒了，他也跟着落難在江蘇，弄得衣食無着好不慘然。幸虧當地稅警隊長愛憐他是一個老兵，放的一好手槍，保舉他當了一名二等警，才算沒有流為一伸手大將軍。

二等警的月薪不過九塊多錢，伙食折扣下來，頂多不過剩下三塊來錢。但黑寶的舊性子却還是改不過來，有了幾文錢在手，當天就偷偷摸摸去賭哇，嗚呀，好歹總得花個精光，趕到第二天，荷包裏一空空如也。他一身也就輕鬆了。黑寶却不在乎這個，沒有錢，他有的是本領，第一是遍街估吃覆臉，生意人都是胆小怕事的，誰敢惹這隻惡老虎。假如你不服氣，對他說上個「不」字。好。騎驢子看雷——走着瞧，準有苦頭給你吃。其次便是下鄉去抓私鹽，抓私鹽，不替藏有錢花。因此，他在這十幾年來，不知賺了多寡。

仇，不知有多少人在咬牙切齒的咒他罵他。

別看黑寶結仇結得多，他却從仇人那裏得到了老婆，這不是天大的怪事麼，事情是這樣的，有一天晚上，黑寶在一戶人家抄出私鹽，便把私鹽販和他老婆一起抓回隊部。那女人年紀很輕，黑眼珠，圓臉孔，一身結結實實的肉，被抓以後，千般材萬因起的罵她丈夫正經事不做，專賣私鹽，拖累她也受罪丟醜。黑寶見了，不知怎麼羞動了心火，想起自己年近三十，沒娶個老婆了，便設法探那女人的口氣，是否還願跟私鹽販過活。那女人斬釘斷鐵的表示，她寧願嫁給叫花子沿門求乞，也不再跟私鹽販當囚犯婆。黑寶聽了，便跑到隊長那兒去巴巴結結的說，「報告隊長，部下要求一件事。」隊長問他甚麼事，他羞達達的因答道：「求隊長給我做個媒……就是那個抓來的女人。」

隊長乍聽了黑寶的話，很生氣的說，「豈有此理！」黑寶連忙解

釋，說那個女人決不願再跟私鹽販了，並不是他要強佔良妻。隊長還不肯信，又親自調查了一番，才相信黑寶所說的不錯，纔得做個順水人情，便替他們當了個撮合山，一來二去的，黑寶就把那個女人娶了，你說怪不。

黑寶娶了老婆，糊裏糊塗過了一年，老婆就跟他養下一個男孩子。黑寶平時並無分文積蓄，既要喝酒賭錢，又要養活老婆，已經常常弄得焦頭爛額，現在又添上一個小寶貝，喜固然是一喜，可是日子却越過越窮，窮極了，脾氣也變得更壞，老百姓也更遭他的殃。這渡過了幾年轉眼間，他兒子便長到六歲了。

一天，忽然傳來一個天大的消息，說是中國同日本打起來了。起初，黑寶並不在意，心想，日本在甚麼地方我還不知道哩，管他誰打誰，反正和我無干，稅警隊難道還打仗，可是事出意外，這一天隊長忽然向大家訓話，說是：「日本強盜打過來了，上頭來了

命令，叫我們不用再抓私鹽，立即進城集合，再開到前方去參加作戰，所以我們就要開撥，一夥兒打日本強盜去。」

這真像一個晴天霹靂，把黑寶的頭都震昏了。他倒並不是怕打仗，抗了十八年槍桿子，甚麼陣勢沒見過，他現在着急的是不抓私鹽子，不繳私鹽，甚麼麼過日子，難道乾喝西北風不成，況且日本強盜甚麼的，私稅警隊往日無死，今世無冤，打個甚麼勁兒！

幸而不多一會他就想通了，記得從前在孫傳芳部下，每當打仗的時候，但要攻下一處地方，隨便活動活動，想辦甚麼有甚麼，如今不幹這個已經有十幾年，每一回想起來，還是怪有味兒的。這一次打仗，不跟從前一樣嗎，管他日本也好，強盜也好，反正藉此大大撈他一筆錢，就開小差。抗了十八年槍桿子。也得休息休息了。假如能夠弄個一千八百的，也好同老婆兒子過下半世風光。這樣一想，又覺得去打日本，未嘗不是百年難遇的好機會。

黑 寶

可是問題又出來了，他自知平日作惡多端，內仇既多，外仇可也不少。一旦隊伍開拔了，丟下老婆兒子在家，說不定會被惡家抓去大卸八塊。即或寬有頭，債有主，人家饒過了老婆兒子，將來自己開小差回來，也難免不被仇家暗算，想來想去，最後，他決定先把老婆兒子送到二十里外的興隆村去，這樣，一則開了小差，神不給鬼不覺，一時查不出他的蹤跡，二則可以放心，不會遭人暗算。

打算好了，黑寶這才真個高興起來，心相攬幾個好朋友幫幫忙，但又怕他們不答應，便溜進營房，用了轉彎抹角的法子，大聲喊道：「喂，怎麼啦，要打仗了，還不高興嗎？來，老柳，老范，我們商量一個法兒，讓大家開心一天。」

二

老柳這小夥子，是個三等警，入伍不久，還帶着幾分鄉下人氣

，能想得甚麼玩意兒？老范是個號兵，肚子雖然空，可是也兜裏沒有錢，想熱鬧也熱鬧不起來。另一個叫做缺嘴張的，也說：「雖不想開開心，可是一個大錢也沒有，巧媳婦難交無米的飯。」

提到錢，黑寶也呆住了，現在既不是闖餉的時候，又好些天沒違私鹽販了，弟兄們都窮得發慌，誰也湊不出一塊八毛的。可是黑寶抗了十八年槍桿子，畢竟與衆不同。他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立刻取了一隻槍，拉着老柳說：「走，我們打老虎去！」

過不了半點鐘，兩人就回來了，還拖着一隻血淋淋的屍物。弟兄們都奇怪起來，七言八語的說：「怎麼黑寶發瘋了？」「哈，想吃狗肉！」黑寶也不理會他們，却暗地對老范老柳說：「今天我來做個東，讓你們痛痛快快吃一頓，將來有甚麼事，許你們幫忙的時候，可不能推三阻四的啊！」老范老柳問他甚麼事情，他却不說明，只答了一句：「瞧着吧。」便忙着去剝狗皮，切狗肉，不多一會兒

功夫，就放進鍋裏煮着了。

嘿，狗肉這東西才怪哩，越煮越黑，越黑就越香，香得廚房裏關不住，一股異味從營裏直送到大街，人人都說：噫，大概又抓到私鹽販子了，該他們餓母狗滾進毛廁——飽餐一頓。」

部隊裏呢，隊長出去了，弟兄們都像沒貓的老鼠，簡直裏反上天，加以那股肉香味兒，刺激得他們口水都來不及嚥，黑壓壓擠滿一廚房，圍着那鍋狗肉，恨不得一口連鍋吞下去，黑寶忙得不亦樂乎。一會兒添柴，一會兒加作料，同時還防着大家搶肉吃，口裏不住的叫：「讓開些，還沒熟咧，待會兒大家都有份的。」

肉煮熟了，黑寶又大顯神通除了幾斤酒來，狗肉宴於是乎開始。大碗酒。大塊肉，彼此狼吞虎嚥，毫不客氣，一個個真像水滸梁山泊的英雄。一會兒酒完肉光，人人都贊美着：「想不到狗肉有這樣好吃！」黑寶見大家這樣高興，更覺得意，便硬派號兵老范說個

笑話，作為餘興。弟兄們也跟着起鬨，逼着老范非說不可。

老范却不過衆人的情，欲了欲嘴脣四周的膩，眨了眨眼睛，便說出一個笑話來。他說，從前武松在景陽崗打虎，一時轟動了陽穀縣武松不但得了花紅獎賞，縣大老爺還命他當了一名都頭。他哥哥三寸釘殺樹皮武大郎，看見兄弟打虎成了名，做了官，好不眼紅。第二天他也跑到景陽崗去，拖了一隻死老虎來，用八人大轎抬到縣衙門去，報官請賞。縣官瞧了瞧他的長像，好不發愁，心想：怎麼他這個樣貌的人也會打虎？便叫人仔細去驗那死老虎一遍，好，真是活見鬼！哪裏是老虎，原來是一張虎皮包着一隻死黑狗。縣官氣得直吹鬍子，重重的打了武大一頓，直打得皮破血淋，所以他屁股上至今還有一個傷疤……

笑話說到這裏，全體哈哈大笑起來。原來黑寶臉止有一個疤，那還是從前打仗掛彩留下的痕跡，今天又打死了一條狗，就被老范

編成了笑話。黑寶聽了，氣也不是。笑也不是，一手揪住老范的膀子叫道：「你這傢伙真不受抬舉，賞了你大酒大肉，你還拿我來開玩笑，好，我跟你到外面去算賬，老柳，你來幫我！」

他拖著老范一跑就跑到操場上，老范忙向他賠罪道：「黑寶，算了吧，下次不拿你開玩笑了。多年老弟兄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別見氣了。」黑寶看了看四下無人，才壓着嗓子說：「罵哪個同你生氣？別瞎扯了，規規矩矩我們來談正經。」老柳一旁問他談甚麼正經。黑寶使用天指和二指捏成一個圓圈，說：「你們有這個用嗎？老范歎了口氣說：「我一個大錢也沒有了，家裏幾次寫信來催，真叫做沒有法子。」老柳也把衣袋一拍，笑着說道：「瞧罷，我也是空空如也。」

黑寶見了這番情景，就擇出老大哥的架子，說出他心內的話來，他們在後天開拔時，跟他在路上一個鎮上去闖一闖，撈上一筆錢

，或者就索性開小差回家享福去。這一套把戲，老范也是做慣了的，所以當下就答應了。可是老柳是初出茅廬的人，又曾經在小學唸了兩年書，頭腦很清楚，知道這事情幹不得，所以決然的表示不幹，並且說這次同日本打仗，是為救國雪恥，每一個中國人，都應該盡自己一份力量，可不能再像從前軍閥時代那樣折爛污。

不敵已經是蓋有此理了，老柳竟敢派黑寶許多的不是，直氣得他三尸神爆炸，七竅內生烟，眼角上的火星亂冒，當時捏緊拳頭，對着老柳面前幌了又幌，惡狠狠的罵道：「你這不識好歹的東西！老子好心腸待你，反來胡說八道，依我十年前的脾氣，就把你做掉！」老柳平時最怕黑寶發脾氣的，但是今天變了樣，也硬着腰眼扳起面孔說：「你別兇！你好的時候，我尊敬你做老大哥，你做了壞事，就是害人的壞蛋，我可以向上去告你！」這一席話，更頂得黑寶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，舉起拳頭，老虎撲食似的直

弄老柳，幸虧老范架住了。勸了半天，才把兩人拉開，這麼着，兩人就算吵開了，從此各走各的路，黑寶不問老柳的事。老柳也不問黑寶的事。

三

第二天，黑寶告了一天假，把老婆兒子送到興隆村去住，回來又把他的心事告訴缺嘴張。缺嘴張也不是一個好傢伙，當然樂意同他混在一起幹。

過一夜就開拔了，噶，這天可真熱鬧，爆竹聲里啪啦放個不停，保長甲長，小學校的教員學生都來送行，商民還送了一面大旗，上面繡着「救國禦侮」四個大字。滿街滿巷都擠着人，就跟廟會一般無二。黑寶抗了十八年槍桿子，出發打仗的時候多了，像這樣隆重熱烈的歡送，還是初次經見，所以心裏挺高興。老范吹起號，此

往日爽亮得多。全隊人馬排成一字長蛇陣，威風凜凜，跨出隊部，通過大街，一直向城裏開去。

路上經過一個小鎮，看外表，也有幾家像樣的舖面，只是，也許此地的老百姓特別胆小罷，大半是關門閉戶，街上沒有半個人影。冷清清的像一條死市。黑寶一見，滿心歡喜，當時眉頭一皺，兼着肚子痛，離開了隊伍，假意去出恭，便中給老范缺嘴張眨一眨眼。這兩人都是機伶不過的，還能不知道這個暗號，所以不久也陸續下來了。三人會在一起，商量了一會，等隊伍走遠，決定先去做一家布店。

黑寶走在前面，一股勁邁進布店大門，惡狠狠一對眼睛不住亂轉。只見店裏的男男女女，躲的躲，抖的抖，亂做一團糟。黑寶見了更是得意，從人叢中看見一個老頭子，料想是老板，便蛾鷹撲食一般，猛的上前，一把將他抓住，接着就啦啦兩耳光，又窮兇惡極

的叫道：「錢在哪兒，快拿出來！」

老頭子被他一打二喝，直嚇得三魂出竅，哪裏說得出半句話來。黑寶一生氣，又是兩個耳光，打得老頭子幾乎換不過氣來，捱了半天，才顛巍巍的回答道：「太爺，我這是一月空布店，生意太清淡了，實在沒有錢。」黑寶不等他說完，搶著罵道：「騙你的祖宗！」沒有錢我打死你！」

這時老范在外面把門，跌嘴張也進來了，不問青紅皂白東翻西弄，竟東西就拌，攪得那些布匹呀，肥皂呀，算盤賬簿呀，滿屋子亂飛，黑寶熊膽也撒起盾來。但他覺得跌嘴張這樣一幹，正好助感，所以連忙舉起擔來，對準老頭子的胸口，大聲叫道：「你再說沒錢，我就斃了你！」

這一來，可把旁邊的老婆小夥子嚇壞了，當時一面哭着跪着哀求饒命，一面又勸老頭子把錢交出來，以免眼前吃虧。老頭子無奈

他只得得到睡房去，從床底下摸出一個小皮盒子來，交給黑寶，黑寶打開皮盒子一看，好像伙，十元五元的法幣，以及零角票，幾乎裝滿了一盒，拍沒有四五百塊。黑寶活了半世，幾曾得過這麼多錢，只快活得他那一顆心。撲通撲通的，幾乎要從口裏蹦出來了。這時，缺嘴張也不亂翻東西了，一步邁過來，就要搶皮盒子看看，老范也歡喜得忘記了把門，跑進來連聲問：「好多錢，好多錢？」

黑寶的心雖然七上八下的跳，可是腦筋並不會發昏，他緊緊抱着皮盒子，不讓缺嘴張搶了去，心裏盤算着錢怎樣分法。三一三十一的平均分吧，實在不甘心，自己是領頭人，總得多分一點，可是多分多少，一時又沒主意，又一想，管他娘的，將來再說吧，反正錢在我手裏，還怕吃虧不成，便把皮盒向衣袋裏一塞，招呼老范和缺嘴張道：「走吧，隨後再分。」

隨後分就隨後分，老范倒不在乎。可是缺嘴張不答應：一把拉

侯黑寶的勝子叫道：「怎麼，你想獨吞嗎？」看也不讓我看一眼，難道是你一個人弄到的嗎？」黑寶沒想到缺嘴張敢於搗他的亂，恨不倚把他抓來一口吞了，當時摔開缺嘴張的手說：「放屁，誰獨吞了！你要，我偏不給你，你敢怎樣？」

缺嘴張經黑寶一罵，也火了。兩個人就從祖宗十八代罵起，一直罵到下三代，臨了，索性你一拳，我一腳，演出一付全武行，由裏屋打到舖面，又由舖面打到街心，把一個老范急得躲脚，正要去勸解，不隄防迎面開來一支隊伍，黑壓壓一大羣，看服裝知道是壯丁隊。老范一見，心說「糟了！」急忙上前去拉他們，又壓低嗓子叫道壯丁隊來了，快走吧！」

兩個人的臉上，都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，身上滿是泥土，簡直三分不像人。七分倒像鬼，乍一聽老范的話，還昏頭昏腦的，不大在意，後來抬頭一看，才見壯丁隊已經走到面前了。不由得大吃一

驚遽步竄跑不想剛才一陣雲打兩人都吃了虧，這時才覺得腿疼，跑不動了。這個怪模樣，被人一看就看穿了，只聽後面一聲吶喊：「站住，不許動，把槍放下！」

就這麼着，黑寶三人便被壯丁隊扣下了。布店老板乘機過來，向壯丁隊長訴說剛才被劫的情形，要求追回原贓。隊長叫壯丁搜，於是乎黑寶袋裏的皮盒，又原物歸還原主，此外還貼上一支槍，真正是「偷雞不成蝕把米」。隨後隊長問明他們是稅警隊，是開進城去的，壯丁隊也是進城，便押着他們一道走，以便直送稅警隊部，並免再生事端。

黑寶這特真是又羞又恨，抗了十八年楊子，從沒有丟這麼大的臉，被百姓兵繳了械，而且回去見了隊長，要不打個半死，也得撲頓臭罵，一世英名，從此休矣！越想越難過，越難越恨，壯丁隊進口的食肉被他打掉了，簡直是生仇死恨，有朝一日碰了頭，尋

，非跟他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不可。

走着走着壯丁隊趕上稅警隊了，壯丁隊長便去見稅警隊長，先把黑寶等人中途行劫的事說明，又把人擔一一交代明白，就領着壯丁先走了。

稅警隊長見黑寶等人給他出這麼大的醜，差點兒沒氣昏，等到壯丁隊開去了，馬上吩咐弟兄把他們拖下去，每人重責一百軍棍。弟兄們當然衛護老資格，何況前天才吃了黑寶的狗肉，所以當場玩了一套把戲，把軍棍一高高舉起，輕輕打下，「口裏大聲數着「一二三四五」，彷彿真有那麼一回事。幾個挨打的人，雖然屁股連癢也不癢，但是為要裝得像個樣兒，也不住口亂嚷亂叫。

隊長本想判他們甚麼罪，後來念在「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」，而今正是打仗需人的時候，只好馬虎一點，當時便集合隊伍，當眾罵了他們一頓，又教他們要改惡向善，戴罪圖功，借這打日本的機

會盡忠報國，如此這般，教訓了一大篇話。

黑寶本來很恨缺嘴張的，但是念着彼此一樣挨了屁股，氣也就平下了。當隊長發了解救的口令。抽身走的時候，他故意向缺嘴張講一個鬼臉，表示言歸於好。不過錢沒有到手，反而又丟臉，又挨棒，又還搭上一頓罵，黑寶從爆胎出來，沒受過這個屈，細算起來，都是壯丁墜壞的事。時，壯丁墜甚麼東西！「此仇不報，枉為人也。」

四

這時候，火線正在城西的大河兩岸，河西是日本兵，河東是我方陸軍的防禦陣地。日本兵幾次要渡河攻城，都被我軍用砲轟回去了，河裏淹死的人，不在少數。

砲擊隊開進城的時候，正值前方吃緊，所以他們也接到命令，

開到獅子林接防。於是他們急行軍，一口氣趕了三十里路，只聽砲聲越響越近，震的耳朵都聾了。黑寶是個老兵經過大仗的，當然滿不在乎，瞧瞧別的弟兄，只有興奮的神氣毫無恐懼的臉色，心想，真怪，怎麼他們也不怕打仗。

獅子林是靠近江邊的一個小崗子，地形很好，工事築得也堅固。稅警隊接了防，大家按照指定地點，各歸方位。黑寶被派在一顆大樹旁邊掩蔽起來，一揮槍正對河心，如果對面發現敵人，打不中真是飯桶，黑寶坐定了，拿出一支香烟抽起來。這時，四圍靜靜的一點聲息也沒有，他抽呀抽的抽出神了，一會兒想老婆，一會兒想兒子，一會兒想錢，一會兒又想那可惡的壯丁隊。正想着，忽然聽見背後悉悉率率的響，黑寶連忙掉頭一看，哇，却原來是老柳，還朝着他笑咧。從那天吵了架，他就沒有同老柳說話，現在見老柳朝着自己笑，却睬也不睬的瞪了他一眼，心想：你甚麼東西，才當幾天

素，還要打仗，配！

等了幾個鐘頭都沒有動靜，直到快天黑了，對面才轟隆轟隆一陣砲，一聲緊似一聲，也不知砲彈落在那兒去了。過了半個鐘頭，才見對河的敵人，偷偷摸摸的架着橡皮船，想渡過河來。黑寶抗了十八年槍桿子，從來沒有同外國人打過仗，這回又算開了「洋葷」，當時就要放槍。忽然想到老柳在旁邊還沒動，如果沉不住氣，第一槍就打不中，豈不丟臉，所以他又等了一會，等到敵人達到有效射程以內，他才瞄準放槍。嘿，真妙眼見他看中的那個敵人，幌了二下就倒了。接着老柳也放槍，別方面的步槍，機關槍也一齊動作河中的敵人，接接連連的向下倒，橡皮船也翻了好幾隻。黑寶起先還有點怯，現在越打胆越壯，想不到日本這樣不成，原來都是些中看不中吃的草包。

一會兒，橡皮船越來越多，眼看着有十多個日本兵爬上岸來了

隊長因下令衝鋒。黑寶一翻身跳起來，往前就衝。老柳也緊緊的追上去。看着看着，敵人就在眼前了，黑寶百忙中取下一顆手榴彈，對準敵方人多的地方擲去，只聽砰地一聲，就有三四個倒下去了。同時，老柳一顆手榴彈，剛剛打中一隻橡皮船，這才是死鬼交賬活該。一下子就把它炸沉了。黑寶見老柳立了大功，不肯示弱，又奮勇衝上前去，接連幹掉了幾個，只殺得他昏頭昏腦，連眼珠子都紅了。他衝呀衝的，忽然一想，錢哩？真糟！只顧打仗偏偏把錢忘了，這還成事。於是他又用刺刀幹掉一個敵兵，連忙伏下去。他身上動錢，正摸着這錢兜，不提防從後面來了一個日本兵，朝着他屁股就是一刺刀，他只噉的了一聲，就人事不知昏過去了。

黑寶醒來的時候，只覺渾身疼痛難忍，睜開眼睛一看，勸怎麼回事？大河，獅子林，日本兵甚麼的全沒有了，自己却伏在一個人身上。路，想了想，才明白過來自己是掛了彩，被人救了。晚上月

亮不很白，看不清楚，那人既不像老范，又不像缺嘴張，猜不透誰有這好心腸，肯救他的命，當時忍住痛喘着氣問了：「喂，老鄉，你是誰呀？」那人頭也不回，一面走一面答道：「我是老柳，都不認識了？你還痛嗎？刺你的那個日本兵，已被我幹了，要不，你就不堪設想了。」

嘿，是老柳，真是做夢也沒夢到。這時他心裏說不出是感激還是慚愧，總之這個難遇的味兒，比腿上的傷還不好受。要照平時的橫脾氣，他真可以一些不理老柳，但是人家不記前事，拚着命救了自己，再不睬他，實在說不過去，當下就歎口氣道：「噫，好痛，差點兒痛死了！」老范他們呢？」老柳說：「老范缺嘴張都死了。他聽了，不覺又是一驚，忙問獅子林的情形。老柳又告訴他，這次敵久來勢兇猛，我方兵力單薄，本來趕不過，幸虧壯丁隊趕來增援，拚命的打了一仗，才把敵人打退，否則大家都沒有活了。」

上裏藏了這一番敘述，驚得連痛都忘了，壯丁隊會幫稅警打仗，真個太陽從西方出來一樣稀奇，他不相信有這種事，特地各開一句：「真是壯丁隊嗎？」老柳很鄭重的說：「怎麼不是，他們打得很好。」

在平時，誰要誇一聲壯丁隊，黑寶準得同那人吵一架，前天打煤布店，又被壯丁隊攔劫干涉，使他當場出醜，因此更把壯丁隊恨入骨髓，心裏老在念着，假如鐵路相連，一定幹掉他幾個，以解心中之恨。可是現在，一切都出意料之外，叫他不知怎樣才好。

這時，正碰着幾個老百姓，抬着担架走來，想是到火線上受傷兵物的。老柳連忙招呼他們道：「喂，老鄉，請幫忙，這裏有一個受傷的弟兄。」當下就有兩個老百姓留下了，上前慰問了幾句，便輕聲把黑寶抬在一架床上，又把他屁股包紮包紮，真是熱心得很。老柳架頭切交代清楚，又鋪下頭向黑寶說：「老鄉，你跟他到城裏

醫院去請醫，我兩堂就去看你，現在要回獅子，孟厚道也說完，又
付了一個舉手禮，就和他們分別了。

到那裏，那裏：「真野回，去音音，並其音音。出入時問了。
同到去時。下是平初常結結結，那料料不出。默了半天。本
以了黑癩癩在掃架道，想越過去，那料料不是誰傷癩癩
痛得怪難過去，想不難馬了，那時來一個姊姊，日本醫藥藥天不原自
去。誰以真舞怪以才寫這麼一的舞舞，隨隨覺覺快了許多。寫人，
在黑寶真是深深便讓，那以我本寫幾幾，這來也沒得種種，點種用
，可是花承時所寫的主，是港百難，是春勝勝，弟兄幾幾，沒幾寫
過日奉派派，本熱熱，自也新，那來是無無，無患的，寫他幾幾，幾幾，重
降天奉期，然寫子這麼一句，不僅是撈錢啊，報仇啊，甚麼壞心眼全
是業手，妙在幾傷幾，那痛痛，那原原，那日本醫藥，可致止痛，要長打
日本強強強？黑寶想着幾幾，笑起來，幾幾。

黑寶兒，担架就抬到醫院了，軍醫立刻為黑寶洗傷口，上藥，
包紮之後，送到一張病床上去睡。這時，黑寶着實是精疲力盡了，
倒去床就睡了半天。

要論黑寶的燥性子，就沒法兒在醫院住上一天。可是傷這麼重
不住也不成。況且醫生護士們，都辛辛苦苦的服侍，換藥啊，送飯
啊，黑寶弄得妥妥貼貼，叫他有氣也發不出來，只好耐着性子住下
去。所以才養功功夫，黑寶的火氣就煞退了大半。

一天，老柳來瞧他，還帶來一包水果。黑寶有幾天不見自己弟
兄了，黑寶感到寂寞的，這時見了老柳，真把他當做親人一般，很想
同他多談談。可是平時常說的話，都覺得搬不出了，想了半天，才
沒頭沒腦的說道：「我想回家去看看，這裏待着。把人都悶死了。」

老柳聽了，便問他道：「你的傷還沒有好，怎能回家？再說，家
裏還有誰子？」

「這還有甚麼大不了的，要你回去，難道你不想當兵了嗎？」黑寶忙說：「我怎麼不當兵，不當兵幹甚麼，況且大仇還沒有報，就死了，豈不費心。」

提劉報仇，老柳以為他還念着壯丁隊呢，因又勸道：「算了罷，壯丁隊也是我們中國人。」黑寶連忙解釋道：「不是壯丁隊。壯丁隊先欺了我們，後來又救了我們，就算兩銷了。我黑寶雖然橫，可還懂得情理，如果再向壯丁隊尋仇，還充甚麼好漢！」老柳因問他：「那麼，你要報誰的仇呢？」黑寶說：「日本強盜！日本強盜！我害我到這個樣子，今生今世也忘不了。我是中國人，要你老柳在我屁股上戳這麼一刺刀，我可以不在乎；可是日本強盜是甚麼東西！我要不報這三刀之仇，死了也沒臉見祖宗八代！況且老范缺嘴張被這本強盜打死了，我們是十多年的好朋友，我不能讓他們白死。平常隊長常向我們說愛國，總當是耳邊風，到今天我可明白了，要是

那巧滿天有一批民衆代表到醫院來慰勞傷兵，送東西哪，講故事哪，七七八八的，又新鮮，又殷勤，好不熱鬧。有些負傷同志，還請他們代筆寫信。在平時，黑寶和老百姓，真像前世冤孽一般合不上來，自從打仗以來，見老百姓處處幫助軍隊，尤其是他受傷以後，受老百姓的好處更多，像慰問哪，送禮哪，洗衣哪，縫補哪，藥都敷不完，漸漸的覺得遇着待老百姓太不成，也漸漸同老百姓要好。現在他是老百姓整列的傷兵，黑寶，便也叫道：「喂，哪一位有工夫，替我寫一封信！」

黑大書中有一個老頭子，聽了黑寶的叫喚，連聲答應說：「我奉命去，同志，我替你寫。」邊說邊走近了。黑寶拈起頭正待攔嘴，噙嘴，黑大書，怎麼是他？原來來者不是別人，就是那次黑寶中過行毒藥的老板。他神顏悅色走近床前，很關切的向黑寶說：「喂，你也受傷了，不很重罷？」

他問的這兩句話，每個字都像一顆針，針針都刺在黑寶的心上，要怎麼難受就有怎麼難受。這時如果有地縫可鑽，他馬上就得鑽進去，可是沒有。四隻眼睛對着光，叫他不知說甚麼才好。半天才吞吞吐吐的說：「還不怎麼樣，都快好了。」老頭兒又問他給誰寫信，說些甚麼事。黑寶有點不好意思，臉都漲紅了才說出來：「寫給我老婆。叫他來看看我。」

老頭兒按照他的話，把信寫好，知道他老婆住在興隆村，便很沈沈的說：「這好辦，興隆村離我老家很近，這封信你交給我，回頭我打發一個徒弟給送去，順便要他把大嫂送來。」黑寶正愁老婆進城沒有伴，聽了這話當然高興，連聲的說謝謝。老頭兒又坐在床頭同他談天，說是他們鎮上的商人，為了表示愛國心，特地發起慰勞傷兵，大家決議「義賣」一天，把這筆錢捐來購買禮品。這天他總共賣了八十多塊錢，覺得太少了，便拿出存款來湊足二百元，交

給商賈去辦辦禮物，今天特來慰慰各位異僑弟兄的。隨後又說了許多安慰他的話才走。

這時黑寶又是高興，又是慚愧高興的商人也知道愛國，肯捐錢救國受傷兵，覺得這次血總算沒有白流，究竟打日本是體面事，他抗了十八年，擔擲了許多，未嘗見老百姓這樣愛護傷兵過。慚愧的是他過去太胡鬧了，幾番沒有做一件人事，尤其不說打着這個老頭鬼要錢，弄得見了西倭不好意思。

六

過了一天，黑寶的老婆帶着兒子來了，說是布店老板派人送信接他來的。夫妻相會，自然有一番歡喜，黑寶很感謝那布店老頭鬼起初，黑寶以為老婆一來，準得向他要錢，要不然，也得吵一陣子話話。他身上現有八塊多錢，那是關的餉和慰勞金湊來的，本

意是要交給老婆，但是先不先拿出來，想等老婆鬧夠了再說。可是奇怪，老婆來了半天，並沒有提到一個錢字，而且她身穿新衣，兜子也吃的更胖了。黑寶越想越不通，心裏便犯了毛病了，說不定老婆在家裏偷了漢子哩，因連忙問道：「家裏怎麼樣，這些日子怎麼過的？我記得家裏不是沒有錢了嗎？」

老婆坐在床邊，很興頭的說：「按理是沒有錢了，可是興隆村的人，說我是甚麼抗戰軍人家屬，都特別優待，隨時送柴送米，保長又介紹我到婦女慰勞會去做軍裝，每天有五角錢的工錢，最近在一家商店抄出了東洋布，說是仇貨，都充了公，由保長分配，送給抗戰軍人家屬，我也得了一件。你瞧，身上穿的就是那個布。」

黑寶聽完，才大放寬心，沒想到打日本有這許多好處，難怪大家都那樣興頭。當時他非常高興，因對老婆說：「我的傷已經好了，過幾天就可出院。我要再到前線去，打贏了日本才回來，你放心

好歹我常常給你通信。現在有八塊錢，你帶回去用，以後有了錢，就給你寄回來。」他老婆笑着說：「有甚麼不放心，家裏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又有工作，比從前還好些哩。你好好幹吧，錢，你留着用好，別太省了，只要不胡花就是。」說完，因為時間不早，就帶着兒子回去了。

老婆走了，黑寶的心裏，真是海闊天空，再不胡想甚麼了，只等出院上前線。好容易等到傷勢大愈，警官給他辦完出院手續，他便向軍醫看護千恩萬謝的告別，一直跑歸獅子林歸隊去。

他跑到獅子林的時候，情形變了：靜靜的沒聽着一聲砲響，本隊弟兄一個也不見，只有一些老百姓住來，搬運糧秣子彈。黑寶非常奇怪，忙向一個老百姓詢問，才知道我軍前天反攻，一口氣渡過河，把敵人打退到周家鎮，稅警隊早已過河去了。黑寶打聽清楚，心裏高興連忙過河，找着了部隊領了槍彈，打扮起來，嘿，又是一

個威風凜凜的強兵。

機警隊原有一百二十多個弟兄，現在剩八十多了，大家看見黑寶機警隊，都非常高興。黑寶自不用提，只是老范和張嘴張死的太早，想起來就難過，他不時拉住老柳說：「喂，老柳，我們要替老范他們報仇，恨不得馬上就打一仗。」

偏是這幾天來，敵人躲在周家鎮，死也不肯出來，黑寶急得從早罵到晚，把日本強盜的祖宗八代新罵了，仍然無濟於事。稅警隊長也很焦慮，怕敵人耍玩甚麼花樣，當下打電話同陸軍連長和壯丁隊長商議，決定派一個弟兄到周家鎮去探虛實。黑寶第一個告奮勇，主動去偵探，隊長問他：「你怎麼去法，不怕敵人抓去嗎？」黑寶說：「不怕，我可以遊幾圈，丁隊長弟兄，扮做難民混進去，他們有便衣兵，為難。本地話，我向他們借一套衣服，裝扮裝扮就成了。」

L

黑寶會用壯丁隊合作，隊長覺得是一樁怪事，因他問他道：「你不是副壯丁隊長嗎？怎麼現在不去邀他們？」黑寶聽了，皺了皺眉頭，道：「怪難為情的話，」那是以往的事。現在是甚麼時候了，誰還記得那一樁子花現賬！」

的確是現在是甚麼時候了，每一個中華國民，都應該消釋下這絲絲私怨，絲絲惱起子來，共同抵禦日本強盜。黑寶抗了十八年槍桿，糊裏糊塗過承承入承，現在打日本樹把他打明白，這隊隊長輩孫他說話便有理，就不再往下問了。立刻打電話給壯丁隊長，邀到幾個壯丁，查點查點，聚發發給，迎着天曉，黑寶蘇同壯丁一路同行，幾盡一個大圈子，然後就混進周家鎮去。

你說巧不巧，他們剛進鎮就被敵人抓住，要是旁人，也許就現了事，黑寶竟抗了十八年槍桿子，甚麼花樣玩不出來，他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，哭也來跪也來，活像一個鄉下老百姓，倒搖顛

人給騙住了。日本兵只把他們周身搜了一下，沒搜出甚麼來，就抓去要他們挑水掃地當苦工。

當苦工就當苦工吧，黑寶慣會幾手臨機應變，他不動聲色，小心做事，趁機會東瞧瞧，西看看，或是揀那不挺兜的日本兵做手勢藏話，混了這麼幾個鐘頭，黑寶可把敵人的詭計瞧出來了。原來這鎮上空虛得很，敵人正在討救兵，準備分三路進攻：一路抄小道去攻縣城，一路乘黑夜攻獅子林，截斷我軍後路，還有一路是於周家鎮添兵，想把陸軍稅警和壯丁隊包圍起來，現在各路敵軍還沒有到要緊，可真危險極了。黑寶探聽明白嚇出了一身冷汗，便暗中通知幾位壯丁，趁着晚間敵人不防的時候，悄悄溜出周家鎮，揀小路跑回防線且善當時沒有被敵人發覺。

黑寶一口氣跑回隊部，連滿身大汗也顧不得揩，就把探得的敵情，原原本本報告給隊長。隊長聽了大吃一驚，立則通知陸軍和壯

丁隊，並且派人向縣裏報告，大家各方準備，儘先下手。

這一來，敵人就算輸定了，無論哪一條路，都由我方嚴密防守，敵人無縫可鑽。在正面，趁着敵方援軍還未開到，陣上十分空虛的時候，我軍於次日清晨。分路猛攻。幾個鐘頭就把周家鎮攻下，敵人幾乎全數被殲。還活捉了四十多個敵人，一個聯隊長也被打死了，戰利品更得的不少。這一仗真打得開心，弟兄們老百姓無不哈哈大笑。後來輪功行賞，黑寶得了頭功，升做警士長，隊長還當衆着實誇獎了他一番。那幾位壯丁也受到相當的獎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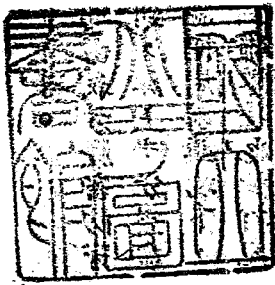
雨沫之後，撤壞的老百姓，推代表來慰勞他們，還特地送黑寶一面錦旗，上面繡着響噹噹四個大字——「榮譽戰士」。黑寶聽了，這名詞夠多新鮮，於是這裏的弟兄，不再叫他黑寶了，都改口叫他榮譽戰士。

這麼着，唐忠寶就由黑寶一變而為榮譽戰士了。他得到這個榮

春，猶且不認爲了不起，不過對於打日本，却感到很大的興趣。他常向弟兄們說：「打日本真合算，老百姓看得起你，家屬又受優待，口頭以說說名利雙收。家就了計，弄槍桿子，遇着差棚裏糊塗的鬼混而親透可打動錢糧了。他個此，他每次作戰，非帶勇數萬，逢到今日印地，還奉一升天，戰場上逢勇報敵榮。」

附記：本文係說文藝陣地四卷一號寒波先生所作，豐兵唐忠實改

編而成。



仿印教育部民衆讀物及播音小叢書辦法

一、教育部總印之民衆讀物及播音小叢書，除中央黨政機關商得
八、教育部同意或各省教育廳局呈經教育部核准均得仿印發售
六、凡其仿發行發售之書均須註明仿印發行，均須連原本辦
法辦理。而封面亦不得仿印原書文字。

二、仿印之書均須註明原書著者連同樣式送部，呈請覆實再行轉
後方得發行。

三、擬請書應註明左列各事項：

甲、仿印行版數及每版印數；

乙、仿印用途；

丙、實價

丁、原書仿印之機關；

戊、發行人之姓名、住址、電話。

四、仿印本書文字插圖格式及內容，須悉依原本不得增刪或變更，如認為有應修改之處，須將擬改之文字徵得教育部之同意，或呈請教育部核准。紙張不必與原本相同，但以本國紙為原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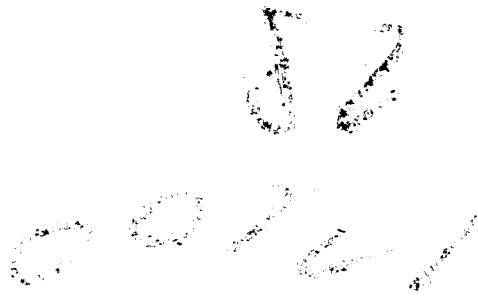
五、仿印本應於封面上註明「經教育部核准仿印」及「某某書局印行」字樣，並於封面底頁登載教育部准予仿印之批示全文。

六、仿印本之封面上除書名及前條所列各項外，不得夾印其他字樣，封面裏面亦不得附印其他文字。

七、仿印本之賣價不得超過教育部原定之價額。

八、不依本辦法私自仿印者，經縣市政府查明後，呈由上級機關轉報教育部禁止其發行。

九、本辦法自公佈日起施行。



實價三分